

魂斷北溟俠骨香

南樓子

中



魂斷北溟俠骨香

中



内 容 提 要

一代名臣之胃，翩翩佳公子郝丹，受业于江湖怪杰上官玄机，又巧得雪山长老真传，修成绝世神功，人称“北溟一剑”。郝丹秉乃父遗志，领袖北溟派，广结侠义道，为救助“靖难之役”后遁迹山野、图谋复国的建文帝，为遏止武林中空前的劫难，与成祖朱棣的大内鹰犬，以及四大门派、邪教魔头，展开了悲壮惨烈的殊死搏杀。孰料谋中有谋，计中有计，扑朔迷离，亦真亦幻。几多国恨家仇，奔来剑底，如许月盟花誓，涌上心头；匡复大业功败垂成，潜龙竟归西天，杀父之仇眼见得报，罪魁却是师伯。真是世事难测，造化弄人。郝丹绝学在身正道直行，终不免彷徨歧路，仰天长啸，搥英雄泪。

全书情节曲折，悬念丛生，布局诡异，格调沉雄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新派武侠佳作。

目 录

中 册

第 八 章	千手孤魂.....	(1)
第 九 章	锋芒初试	(40)
第 十 章	溟山见嫉	(77)
第十一章	丐帮斗魔.....	(112)
第十二章	潜龙在渊.....	(147)
第十三章	鹰犬亡命.....	(185)
第十四章	费尽心机.....	(220)
第十五章	七绝移魂.....	(254)

第八章 千手孤魂

且说鬼脸派众徒围困罗家庄之后，举火焚烧庄子，好端端一座秀丽田园顷刻变成了废墟。这般恶徒原本掠抢强盗出身，冲入庄子一见偌多财宝，争先恐后乱抢乱夺，每人卷了一个包袱，背在身上，一声吆喝，冲出罗家庄。

这日，罗心愚悠悠醒来，只觉得百骸俱散，胸口堵得透不过气来。四肢浮肿，奇痛彻骨。睁眼一看，头上一柱微弱的阳光斜斜照入，原来是睡在一口枯井里。

罗心愚暗叹：“惭愧，居然我还有命？”这枯井高约三丈，亮光照射进来，但见井底方圆七、八尺，污泥上铺了一层干草。罗心愚晕晕沉沉不知自己又是睡了多少日子了。

数月前，鬼脸派血洗罗家庄时，为救爱子罗涧，罗心愚身负重伤昏了过去，被鬼脸派徒众挟持四处辗转。三天前，将他吊放在井里。

每日，井沿上吊下竹篮，里面装着若干果菜与罗心愚充饥，众强徒并不询问他庄中之事，罗心愚心下音忖：“这鬼脸派似乎在等什么人来与他相缠。”身陷井牢，只得听天由命。

一日，井上传来众人喧嚣之声，有人喝道：“罗大庄主，今日该你登场献宝，享福啦！”井沿上面下来两条大汉，将他拽了上去。

连日来不见阳光，明晃晃的光线刺得他睁不开眼睛，罗心愚四肢百骸不由自主颤抖不已，根本站不起来，蹲在井畔，不住喘气，烦恶难当。

罗心愚举目一看，四、五十名鬼脸派徒众头戴杏黄鬼脸面套，将他围在核心，黑白二老青衫飘飘，垂手而立。刀刃闪光，气氛肃穆，显然在等什么紧要人物来临。

这枯井竟然挖在一处山岩旁边，对面山上群峰叠翠，怪石林立，云雾缭绕，隐约看见盘旋山间的崎岖小道。

忽听山下传来一声响箭，众人脸色一颤，排成三列，恭敬地望着对面山峰。但见对峙而立的山腰中，一大块悬崖突出，崖上生着一株巨松，形状古拙。松树上一根枝干临空伸出，一根麻绳结在枝上，荡悠悠地挂在这边山岩石上。麻绳长绳凌空荡动如百丈秋千一般。

对面山间小道上，出现一个骑着毛驴的身影，正慢腾腾地沿着蜿蜒山道盘旋而上。那人倒骑毛驴，手持一柄铁扇，双目微闭养神，任毛驴踏碎步、觅嫩草，走一刻停一刻，往山崖下松树而来。

半刻，那人跳下驴背，拂扇望着众鬼脸派站着的山这边。黑白二老急忙躬身施礼，大声唱诺，声音如同闷雷，道：“‘鬼脸判官’骆少寿，‘白手追魂’骆少福，静候多时了！鬼脸派众门人给右护法叩请金安！”话音刚落，骆少福走到岩石牵绳处，足尖一点麻绳。这长绳悬在半空，山风吹来早已微晃，被这么一点，长绳如荡半月秋千，顿起数尺波状，古松上“刷、刷”落下若干树枝松

针。

骆少寿狞笑两声，斜睨着对面崖上，众鬼脸派徒众面面相觑，拭目以待他如何过来。

但见那人“嘿嘿”几声冷笑，双目通红，眉毛直竖，满脸都是暴戾之色，慢悠悠伸出单足一点长绳上，倾刻麻绳急停摆动，笔直地悬在半空，张口道：“众位英雄好汉，神龙教右护法西门烈有礼了！”他说到“英雄好汉”四字时，声音拖得长长的，断断续续，大有嘲讽之意。

众鬼脸派徒众听到“西门烈”这名字，个个面露惧色，愈加恭恭敬敬。罗心愚一见心中奇异，这帮杀人不眨眼的凶徒，横蛮霸道目空一切，听到这人名字，人人敬若神明，想必是一个可怖的魔头。

但听得那人突然纵声长啸，若狼嚎，若牛鸣，若虎吼，若鸟叫，声音可怖之极，探手抓起驴胯，一扬臂负在肩上，手抓四蹄、纵步跃上长绳，一步一步走将过来。

一人负着一驴在凌空荡悠的长绳上行走，着实凶险，若有闪失，立即堕入底下数十丈的深谷。谷中万石森森，犹如剑海般向上耸立，堕了下去，哪还有活命。其时一阵山风吹来，这人青衫飘飘“哗哗”作响，肩上毛驴也“咳咳”直叫，令人惊心动魄，不敢正视。

片刻，西门烈过了崖渊，森然道：“黑白二老，你们帮主为何不在？他好大架子！”

众人早已被他那绝世武功震慑，看到他瘦骨凌凌的面容，奇丑可怖，更是吓得战战兢兢，骆少寿连忙单足

一屈，施大礼道：“启禀右护法，敝帮主攻打罗家庄时，被罗心愚口射钢珠伤了眼睛，暂时养息不能视事，令我等弟兄在此恭候大驾。”

西门烈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称霸千里的鬼脸派掌门居然被一个小小罗家庄的庄主伤了，还称什么‘鬼脸罗刹’，你两人从今日起，共同掌管鬼脸派，轮流执掌帮权，叫史太清速赴神龙山去见教主。”

黑白二老相视良久，面露难色，骆少福躬首道：“启禀护法，史帮主待我兄弟情同手足，恩重如山，当年起誓同生共死，苦乐同享，今番决然难以从命。教主法旨令我掌门人速赴神龙山，我众兄弟一同去见教主，拜请教主开恩。”

西门烈缓缓从腰中抽出铁扇，怪目一鼓：“尔等好大狗胆，敢抗命吗！”他迎风一掌推去，数尺之遥的骆少寿，骆少福顿感一股热流涌来，已觉丹田热气如焚，内力运行艰难，不往喘起气来，黑白二老暗惊：“这‘千手孤魂’果然武功盖世，绝技在身，今日若不从命，种下祸根，鬼脸派大难便在旦夕之间。”骆少福连忙说道：“护法息怒，我兄弟遵命就是了！”

旁观众人哪里知道这其中奥妙，只有罗心愚见黑白二老脸色一阵赤红，一阵苍白，便知较量上了武功，已见输赢，心中惊道：“这魔头显然奔我而来，不知他如何处置罗某……”

西门烈手拂铁扇，围着罗心愚，慢条斯理地兜了个

圈子，说道：“罗庄主，久违了！闻你尽忠为主，旧恩不忘，费尽心机，替他保管了偌大一笔财宝，替他复国举事备下数十万粮草之资，老夫十分钦佩。不过，亡国之君如同丧家之犬，而今奔走流窜数年，被人追杀天涯，恐怕再要蹀翻九尊之位，是难上之难，难如上青天啊！不如你我携手，将那笔财宝献给我们教主，共享天下富贵，我神龙山绝不会亏待你这有功之臣，封你为堂主，赛过那狗日的太子拜将封侯，图个半生快乐。”

罗心愚不语，心想：“这魔头哪里得来这隐密讯息，天下之事竟了如指掌。”他眼望青山，想起妻儿失散，顿时黯然惆怅。

西门烈阴森森地道：“罗庄主，我敬你曾为内庭家臣，昔日锦袍银带当过皇差，而今虽然隐迹江湖，仍不忘旧主，乃一知恩报德君子，我劝你择枝而栖，早识时务，不然本护法恼怒起来，庄主身受彻骨奇痛的煎熬，那时求生不得，求死不成，悔之晚矣！”

罗心愚此刻早已将生死置于度外，默默无言望着青山绿水，淡云薄雾。

西门烈走到一山石旁坐了下来，眼神一动示意黑白二老。骆少寿纵步跃到罗心愚跟前，双眉一竖，两指如风戳到，罗心愚全身一凛，脸色大变，不由得身躯微微颤动，“阳白”、“廉泉”、“曲垣”、“天宗”、“周荣”六处穴位如万针攒刺，痛不可当，热流涌至，深入骨髓。罗心愚咬紧牙关强忍，但牙关咬它不稳，上下牙齿格格作

响，浑身冷汗湿透衣襟。

罗心愚睁大虎眼，迸出数语：“你等算什么江湖武林中人，趁人身负重伤下手折磨，天下小人专占这等便宜事，大丈夫不屑乘人之危，有本领的放我出去，我们率人在此再行搏击。”骆少福听罢，脸显尴尬之色。他兄弟二人入鬼脸派之前就是江湖成名的前辈，今日被罗心愚一说，老脸顿时红赤起来。

众人见罗心愚视死如归，痛得死去活来，脸色惨白，依然不肯卖主，个个神色肃然。

西门烈见状，睁着怪眼，拿着扇柄在头皮上搔了几下，猱身而上，一掌轻轻拍落，“波”的一声响，正好击在罗心愚的“百会穴”上，“百会穴”是人身最紧要的所在，即是给不会武功的孩童碰上了，也有受伤之虞，何况神龙教的绝世高手。

罗心愚被一击而中，浑身一震，眼珠渐渐变成青色，登时向后便倒。骆少福纵身上前，见罗心愚嘴眼俱闭，鼻孔里已无出气，忙伸手到他心口一摸，心跳亦已停止，气绝死去。

骆少福惊异万分道：“右护法，教主严令属下捉活的，罗心愚死了要唯鬼脸派是问，所以老朽费尽心机诱他出庄，敝帮主整整几天站在荷叶上，好不容易才将他活活擒拿，护法而今一掌将他击毙，属下如何向教主交待？”言语之中微显恚怒。

骆少寿也靠上前来，道：“护法，这罗心愚知道那倾

国财宝的密藏之地，他死了，到哪里去寻那藏宝所在？”

西门烈把铁扇插在腰上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罗心愚在此是决不会说的，他痴忠旧主，志如铁石，为旧主匡复大计，十余年含辛茹苦敛财聚蓄。像他这样见过大风大浪的汉子哪里会讲出藏倾国财宝的地方。只有将他带回神龙山，慢慢消遣他，才会一点点诱出隐密，讲出藏宝的所在。二老不必担心，老夫用的是‘震心玄脉法’筋脉虽断，内息尚存，形若僵尸，血液不凝，活不了，也死不了，到了神龙山再让他醒过来说话。”

二老见罗心愚武功奇学确实匪夷所思，连忙躬身道：“属下愚昧，蛮荒匹夫，草野之辈，不知护法心机，冒犯神威，恕罪则个。”

西门烈嘿嘿一笑：“好说，好说！鬼脸派黑白二老效忠教主，其志可嘉，来日方长，再作酬谢。”

西门烈提起罗心愚颈脖一甩，如抛布袋一般横搭在毛驴背上，双手一拱，道：“告辞了，众位英雄！”骑上毛驴就走。

说来也怪，这毛驴浑身上下尽是花斑，又矮又小，四蹄如同竹节，两个人负在驴背上，这牲畜显得毫不费力，沿着盘旋崎岖山道，“达的”“达的”奔走如飞，把众人都看得惊呆了。

行了约莫三天时辰，遥遥已看见荆州城池，道上看见些武人装束的汉子裹着伤布迎面而来，西门烈跳下驴背，双手负在背后，牵着驴缓缓而行。忽听得马蹄声

响，迎面来了一乘马，马上骑者铁甲鲜明，兵刃十分讲究，一看便知是侍尉缙骑。这乘者衣服上溅满了鲜血，额上被刀划开一条伤口，神色慌乱，极是狼狈。不料过了一刻，又有五乘马飞驰过来，马上侍尉缙骑也都是身带重伤，不是折足，就是断臂。但见他们个个面如死灰，低着头匆匆而过。并不多瞧西门烈一眼。西门烈眯着眼睛，斜睨着那些武士，继续朝前走。

俄顷，迎面两匹马泼风也似的奔将进来。马上两人身上绵衣撕得稀烂，头上包了青布，血水不住从布中渗出来，西门烈见众人骇然变色，拼命逃窜，犹如打掉了心魂的丧家之犬，心想，“侍尉缙骑乃天子禁军中的精锐，从天下各州府严格调选而来，个个善于搏击，今番惨败这般狼狈，是遇到什么江洋大盗，帮会豪客了？莫非是和我神龙教弟子交上锋了。”

便在此时，又有一骑飞奔而来，行至毛驴旁边，正欲一闪而过。西门烈身形一晃纵起数尺，如一只老鹰展翅腾空疾刁小鸡一般，五指卡住那侍尉脖子，一把拖了下来，骇得这人四肢抽搐，眼睛直翻白。恐怕是刚遭惨败，又遇鬼魅，吓坏了头脑，双手乱摇，大喊救命。

西门烈怪眼一翻，道：“你们被什么人打得这么狼狈？”那侍尉一见西门烈奇丑无比的瘦脸，舌头一硬，哪里还说得话出，嘴巴张合不停，吐不出一字来。

西门烈将那人一抛，身子像纸鸢一般，晃悠悠地飞出三丈余，摔在尘埃中。西门烈吐了口唾沫，道：“这

么不中用的浓包，如何上阵杀敌。”他啐了两口，牵着毛驴直朝前走。

行了一盏茶工夫，但见道上坐着一条赫然大汉，身高九尺，异常魁伟，手持一柄晃亮的金环刀，恶狠狠地盯着西门烈与毛驴背上的罗心愚，大有留下买路钱之态。相隔大约三丈远，黑压压的一堆人聚在一团，言辞纷纷，指手划脚正在争吵。西门烈慢慢腾腾的走近坐地大汉，问道：“好汉，你等在斗架么？打跑了侍尉缇骑的是你？”

大汉冷冷地道：“老头，你走你的道，不关你事体管，快走，快走！待会斗殴起来，免得伤了你。”枣姐闻见他脸色凶狠，肚里直觉好笑。他慢慢悠悠哼起小调，把驴缰拴在道旁树上，捡块石头坐了下来，眯起眼睛观战。

三丈余远处争吵的众人，声音渐息，个个手持器械向那大汉奔来，当头一人身形巨大，抡起一对双锤，朝坐地大汉顶门砸去。这一对铁锤每一锤有三十来斤，兵刃沉重，殊不知行动倒也迅捷。坐地大汉见锤落下，不慌不乱，把金环刀一横迎上磕去，只听“当”的一声巨响，金星迸射，双锤飞出丈余，坐地大汉却纹丝不动。抡锤的虎口震得鲜血直流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抡锤汉子尚未撤步，被金环刀一扫，身首分离，截成两段，众人见此入如此神勇，无人再上。

突然，众人中间奔出一人，跑到西门烈身前纳头就拜，磕起头来，道：“唉呀！我的天啊！原来你老人家在这里，快救我等属下！”

西门烈眯起眼睛，打量了半刻道：“不必大礼！老夫并不认识你等众人，如何被打得这般模样？三、四十个人打不过一条汉子，还练什么武！”那人捣蒜一般磕头，连连说道：“小人乃‘青猿派’门人，月前大内侍尉统领来到青猿派，请我掌门人协力清剿荆州的建文帝遗臣，眼看得手，不料这人横插进来救人，逞雄打退我们，十余名大内侍尉缇骑都给打得落花流水，搞得我等无法向徐掌门复命。前些年小人随掌门去神龙山拜见向大教主，曾见过右护法一面，大人难道忘了么？那次我们送去了五个孕妇给教主取婴练功，向教主还赏了我们若干银两。”西门烈一听，果有此事，点头称是。

“这大汉是北溟派的六弟子，乃聚鹤峰主陈彤，右护法千万救我等众人性命，毙了他这狗日的。”这青猿派门徒一边说，一边手指坐地的大汉。

陈彤听到这骑驴的瘦老头是神龙教的护法，虎目生威，威风凛凛把刀一横，喝道：“原来你这糟老儿是神龙山的强人，我正要寻你们呕气，正好一起了帐！西门烈‘嗤’的一声笑了出来，道：“你这呆汉好大口气，有何本领夸此大口？老夫今日有急事，不愿管你们这闲事，下次无礼，决不饶你！”起身去牵毛驴。青猿派众弟子听到西门烈要走，一个个急得惊呼起来”“护法不能走啊！我们奉掌门之令，掌门遵教主之命，喝一条江水，一杆秤分银，同是苟教主属下，你不能不管！”

西门烈脸色一变，冷冷地道：“无用的奴才！这么浓

包，让人家揍揍也好，看你们这帮愚汉开不开窍。”提脚要走。陈彤见西门烈并不与他相斗，大有轻蔑之意，纵步一跃拦在身前，犷悍之气逼人。西门烈手牵毛驴道：“借光！借光！老夫今日不得闲，下次再会！”陈彤始终不让，瞪着凶眼横在驴前。西门烈阴森森地道：“呆汉，你果然不让？”陈彤大喝一声，寒光一闪，挺刀就戳，刀势凌厉，迅捷无比。

西门烈躲也不躲，身躯微微摇动，陈彤陡觉眼前骤现千只劲掌，掌影舞动，连对方面孔也看不清楚，不知用了何种手法，只一招，拍在陈彤肋下。只见铁塔也似的陈彤渐渐矮了下去，摇摇摆摆站立不定，过不多时，砰的一声，倒在地上，眼睛无光，形如虚脱。

众人见“千手孤魂”一招便击败北溟聚鹤峰主，个个肃然无语，视若神明一般，垂手而立，心中更增惊惧。西门烈斜睨众人，嘿嘿一笑，慢慢挽起驴缰，道：“各位不须惊慌，赶快离开此地，北溟徒众恐怕就要赶来。老夫今日要赶回神龙山，改日再会。”过了一刻，见众青猿派门人仍然愣着不动，他一跺脚，吼道：“愚蠢的狗才，还不快走！”

青猿派众人听西门烈一吼，“呼”的一声，如同惊弓之鸟，四散逃窜，瞬间无影无踪。

西门烈见众人跑散，斜眼瞧了瞧躺在地上的陈彤，跳上毛驴，手执铁扇朝驴眼扇了一下，一股疾风刮去，毛驴眼睛刹时赤红，四蹄如风，跑将起来。西门烈并不进

城，绕开荆州城池，直朝北去。

。 俟到黄昏，见无北溟派门人追赶下来，这才缓缓而行。但见罗心愚依然脸上毫无血色，气息全无，横在驴背上，一颠一颠听任毛驴慢跑。

古道上，此时天空一片昏红。田野静谧，斜阳好象灼掉了一切声音，显得格外的平静。莽荡苍凉的田野，空旷、辽阔。微风一吹，树叶儿窸窸窣窣地晃动起来。黑黢黢的灌木丛时时抖动。纵横交错的田埂边，绿草如茵，野花斑驳陆离，五彩缤纷，真是一派毫无粉饰的雄浑气概。

忽听到一个雄壮的声音喊道：“兀那老贼，伤我北溟子弟，休走！”马蹄“得”，“得”直响，一片喧嚣声从后面传了过来。刹那间蹄声如雷，二十余乘马疾风般卷上，马上乘者一色短打劲装，披着玄色麻布大氅，但见每一匹健马都是高头长腿，通体黄毛，马脖下挂着红缨铜铃，奔到近处，却见每人刀刃雪亮，各执不同器械。来者二十余人，人数虽不甚多，气势之壮，却似有千军万马奔杀而来，团团围住西门烈与花斑点点的小毛驴。

尘土飞扬，健马嘶叫，群人中一人猛然惊叫道：“啊也！这老贼擒住之人不是二姐夫罗心愚吗？罗家庄被鬼脸派歹人血洗，翠屏峰主率人四处寻找，原来掠在这老狗手上！”众人胯下坐骑皆是千里良驹，急奔而来，尚未看清横搭在驴背上之人，听这人一呼，各执兵刃纵下马来。

这北溟派集武学之精华，汇各门之绝学，江湖中人均甚钦佩，其掌门人“流云剑”韦忧一手流云剑神鬼莫测，更且门下十二名弟子，寓北溟十二峰之意，各封峰主，方圆数百里，艺压一方。平日里劫富济贫，扶弱惩强，主持正义，数十年积威积德，遂成巴东一大门派。这十二峰主乃：望霞、翠屏、朝云、松峦、集仙、聚鹤、净坛、上升、起云、登龙、圣泉、飞凤。十二个峰主兵刃各异，有长剑、银勾、藤板、铁琵琶、飞铙……每人练就一门超众的武功，数年来众峰主情同手足，生死相依。大弟子望霞峰主柳洋承其师之艺，更是武功超众。被西门烈所伤者，正是六弟子聚鹤峰主陈彤。

众人听到惊呼，展目一看，驴背上正是翠屏峰主秦修竹之夫罗心愚的尸身，北溟弟子们惊怒更增。陡见一人虎目含泪，翻身抢上几步，一把抱住罗心愚尸身，大吼起来：“阿也，罗姐夫四处寻他不到，却死在这里，我等如何向师姐回报！”深情拳拳之意，竟是难以自己，偌大一条汉子卧在罗心愚身上大放悲声，哭嚎起来。众英雄摩肩接踵，横眉冷对围住西门烈。

二十余名武林高手逼住西门烈倘若要求生脱去，绝非易事。北溟子弟见罗心愚面容惨白，双目紧闭，又是痛惜，又是愤恨，只等哭倒在地的那汉一声令下，即刻撕碎西门烈。殊不料西门烈斜眼望看众人，身子一耸，蹲了下来，从怀里拿出几个饭团，大口大口吃了起来。

一汉抢上扶起悲哭的大汉道：“集仙峰主，不要过于